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總類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通鑑總類卷三

宋　沈樞　撰

贈謚門

晉明帝贈周札衛尉

太寧三年贈故譙王丞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

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

范弘之論殷浩桓温

太元十六年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左僕射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謚因叙桓溫不臣之迹是時桓氏猶盛王珣溫之故吏也以為溫廢昏立明有忠貞之節黜弘之為餘杭令

齊王儉謚文獻

永明七年王儉卒王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為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北魏鄭羲謚文靈

十年魏南陽公鄭羲與李沖昏姻沖引為中書令出為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主納其女為嬪徵為秘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唐許敬宗謚曰繆

咸亨三年秋八月壬午許敬宗卒表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繆敬宗孫彦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為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戴至德謂福時曰髙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為繆對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

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須許氏矣詔集五品以上更議陽恩敬議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

韋湊議太子重俊謚

景雲元年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韋湊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

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鄉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為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為太子不敢絶馳道而重俊稱兵宫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奸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

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圖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為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睿宗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不為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南唐張伯論太子弘冀謚

周世宗顯德六年唐太子弘冀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謚曰武宣張泊上言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謚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謚曰文獻

尊號門

秦始皇更號曰皇帝

二十六年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

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濾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数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唐顔真卿請祖宗皆從初謚

大歴十四年禮儀使吏部尚書顔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奸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

褒少不為貶今累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
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
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代宗命百官集議儒
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
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
玉冊所刻乃初謚也

陸贄請黜舊號

建中四年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

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昬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謟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德宗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

皇甫鎛欲增孝德字

元和十四年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羣於憲宗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憲宗怒

韋温請辭尊號

太和六年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温上疏以為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文宗善之辭不受

南唐李昪不受尊號

晉高祖天福四年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

僭號門

東晉王始自稱太平皇帝

元興二年泰山賊王始聚衆數萬自稱太平皇帝署置

公卿南燕桂林王鎮討禽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柰何尚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國朕則崩矣終不改號

桓玄即帝位

詔楚王桓玄行天子禮樂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卞範之為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安帝書之安帝臨軒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安帝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

勸進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即皇帝位册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玄入建康宫登御坐而牀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悦

宋王渾自號楚王

孝建二年雍州刺史王渾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武帝廢渾為庶人徙始安郡武帝遣員外散騎侍郎戴

明實誥責渾因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鄧琬上尊號於晉安王

泰始二年鄧琬稱說符瑞詐稱上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其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唐天后以唐為周

天授元年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

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天后不許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羣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天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董昌集將佐議稱帝

乾寧二年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黄碣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柰何一旦忽為族滅之計乎碣寧死為忠臣不生為叛逆昌怒以為惑衆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問會稽令吴鐐對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

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為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鎮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為乎浙東僻處海隅廵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狐城為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昌被衮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悉陳瑞物於庭以示衆

蜀王請各制一方

後梁開平元年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

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内吏民又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岐王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為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蜀王議稱帝

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巳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即皇帝位國號大蜀

燕王守光欲自帝

乾化元年燕王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

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已為尚父趙王鎔六節度使共奉册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為六鎮實畏已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幷鎮不足平矣太祖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羣册命之守

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册儀僚屬取唐册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

軍士咼而噉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受册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晉王斬劉守光

四年晉王以練紖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

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劉巖表求封南越王

貞明元年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已獨為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均王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自是貢使遂絶

吳巖可求說徐温建吳國

四年初吳徐温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温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温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温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

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吳王皆用天子禮

五年吳徐温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朝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禮

後唐王延翰自稱大閩國王

天成元年昭武節度使王延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王立宫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

曰殿下赦境内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楚王殷始建國

二年册禮使至長沙楚王殷始建國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曰知辭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令曰教以姚彦章為左丞相許德勳為右丞相李鐸為司徒崔頴為司空拓䟦恒為僕射張彦瑶張迎判機要司然管内官屬皆稱攝惟朗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

孟知祥并東川據全蜀

長興三年董璋之起兵攻孟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明宗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明宗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明宗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

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

孟知祥請爲蜀王

孟知祥令李昊爲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爲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爲巳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巳下又表

請以李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

閩王託龍見以即位

四年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為左僕射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為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為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

以小國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内差安

孟知祥袞冕車服擬王者

明宗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為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文紀等至成都知祥服袞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

閩李仁達立雪峯寺僧為帝

後晉開運二年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從指揮使

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為將及朱文進弒曦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說黄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衆所重乃言此僧目重

曈子手垂過膝真天子也相與迎之立以為帝解去衲衣被以衮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黄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㑹漳泉兵討嚴明

蕭翰立唐明宗子為帝

後漢天福十二年初蕭翰聞高祖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

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巳赴恒州淑妃從益不得巳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為帝師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為從益宿衛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為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為意衆感其言皆未忍叛出或曰今集諸營兵不滅五千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

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為計畫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仍出居私第高祖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僭竊門

後晉安重榮奏請多踰分

天福四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强馬壯則為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高祖之遣重榮代祕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别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為患滋深重榮由是以高祖為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

子尚畏之况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毎所奏請多踰分為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高祖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徙遇為昭義節度使

興廢門

燕申胤謂燕必復建

東晉太和五年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燕主暐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王猛克壺

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黄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吴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黄泓謂燕之中興在吴王

燕故太史黄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吴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

秦必復為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奬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慷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為人用耳

蒙塵門

晉懷帝步出西掖門

永嘉五年苟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千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懷帝懷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懷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懷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懷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以為揚威將軍平

陽太守庾支如故

漢主聰使懷帝著青衣行酒

建興元年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聰殺珉儁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愍帝遇害於平陽

東晉建武元年漢王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為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聰饗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

書郎辛賓起抱愍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侵漢河東太子粲帥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愍帝遂遇害於平陽

北魏武帝為高歡所逼奔長安

梁中大通六年魏武帝西奔長安李賢遇武帝于崤中高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武帝高敖曹帥勁騎追武帝至陝西不及武帝鞭馬長騖糗漿之

絶三二日問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武帝武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

羣倿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等皆殺之

唐田令孜奉僖宗出奔

廣明元年以王徽為戶部侍郎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賔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僖宗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

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僖宗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黄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黄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居毋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

尤憎宦吏得者皆殺之

韓全誨逼昭宗幸鳳翔

天復元年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昭宗曰朱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刼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収兵拒之昭宗不許杖劒登乞巧樓全誨等逼昭宗下樓昭宗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昭宗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

皆上馬慟哭聲不絶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

朱全忠欲迎扈還官

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刼遷天

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領謀何煩陳諭昭宗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移兵北趣邠州

朱全忠逼昭宗遷都洛陽

天祐元年初昭宗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昭宗遷都洛陽昭宗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昭宗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昭宗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

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繈屬月餘不絶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毁長安宫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昭宗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也館於興德宫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全忠自河中來朝昭宗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

委身全忠矣

後唐閔帝為潞王所逼奔魏州

清泰元年閔帝聞潞王至陜憂駭不知所為欲奔魏州閔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閔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

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公不如帥百官詣宫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閔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弘贄之言告弓箭庫使沙

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鬬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内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閔帝而去

契丹北遷晉齊王

後漢天福十二年契丹以晉齊王爲負義侯置於黄龍

府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毋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毋不隨子欲何所歸契丹遷晉齊王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崔廷勳以兵守之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齊王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

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契丹主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

晉齊王不勝屈辱

晉齊王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齊王及后妃拜契丹主安巴堅墓晉齊王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齊王俱自殺不果

契丹取晉王女賜沁諾爾

乾祐元年契丹主如遼陽故晉齊王與太后皇后皆謁見有沁諾爾者契丹主之妻兄也聞晉齊王有女未嫁詣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沁諾爾

契丹遷晉主於建州

二年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以耕桑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齊王遷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必焚我骨南向颺之庶幾魂魄歸達於

漢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晉齊王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頃之舒嚕王遣騎取晉齊王寵姬趙氏聶氏而去

李太后卧病無醫藥

三年晉李太后在建州卧病無醫藥惟與晉齊王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

亂世門

晉索靖指宫門銅駝

元康九年關内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宫門

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東晉盜賊蠭起

隆安三年自安帝即位以來内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内諸縣盜賊處處蠭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内外戒嚴

桓玄陵侮朝廷

元興元年太尉桓玄出屯姑孰辭録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安帝幾不免饑寒由是衆心失望三吳大飢戸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懐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北魏爾朱榮縱兵殺朝士

梁大通二年爾朱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榮遣騎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内變作矣榮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殽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名士不分忠佞恐大

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敬宗循河西至陶渚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王雍以下死者二千餘人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為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為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人還敬宗於河橋置之幕下敬宗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

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勲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

江南連年旱蝗

大寶元年侯景請文帝幸西州文帝御素輦侍衛四百

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文帝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請文帝起舞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草

於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

唐太宗以梁武帝元帝為戒

貞觀二年太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楊國忠勸明皇幸蜀

至德元載潼關既敗於是所在守兵皆散明皇召宰相

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明皇然之黎明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門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守明皇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中外擾攘不知明皇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乗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明皇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絶其路留内侍

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時至咸陽日向中明皇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衆皆哭明皇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

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明皇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軍士圍驛明皇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明皇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

収隊軍士不應明皇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明皇曰貴妃常居深宫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明皇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涇原兵叛

建中四年德宗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擁令言而西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

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鄽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德宗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德宗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後宫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

盜擊李石於坊門

開成三年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文宗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勅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時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横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文宗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以石同平章事充

荊南節度使

後唐莊宗滅梁

同光元年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敬翔泣曰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幷皇弟賀王友雍建王

友徽盡殺之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収
集諸軍以拒唐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皇甫麟曰
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
敗為功難矣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
主乃止但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内忽失
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
漲天趙巖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
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

曰臣為陛下揮劒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遂殺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温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

莊宗逼於亂兵而死

天成元年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黄甲兩軍攻興教門莊宗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

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李彥卿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莊宗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莊宗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莊宗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

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

後晉高祖至河陽唐潞王登樓自焚

天福元年唐主命指揮使宋審虔等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高祖高祖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焼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是日晚高祖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高祖慰而釋之

命劉知遠部署京城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復舊業

南唐朱匡業誦羅隱詩

後周顯德四年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為沮衆流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為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出

昏君門

晉惠帝戇騃

元康九年惠帝為人戇騃甞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惠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

宋太后生寧馨兒

大明八年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齊東昏侯嬉戲無度

永元元年東昏侯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少震驚啼號塞道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産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東昏侯有膂力

牽牙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之輒下馬觧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北齊顯祖嗜酒狂暴

梁太平元年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

於任使又能以法馭下内外莫不肅然數年之後嗜酒淫泆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綿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乗牛驢槖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顯祖居之自若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顯祖殺之婁太后以顯祖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顯祖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

不言笑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幸李太后家以鳴鏑射后毋崔氏駡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蹝以揚㤰爲宰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腹又置㤰於棺中載以轜車又嘗持搠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又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戯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

又乘馬欲下峻岸入于漳趙道德攬轡回之顯祖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顯祖默然而止它日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顯祖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為此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比顯祖於桀紂顯祖令縛置流中沈没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顯祖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顯祖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逄比干未是

倰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内外𢢔𢢔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陳後主二十惡

禎明二年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内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

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隋文帝數陳後主以詩酒取敗

開皇十四年陳叔寶從文帝登邙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文帝優詔荅之它日復侍宴及出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

煬帝荒淫縱酒

唐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為百餘房

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
揩掌供酒饌煬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巵不離
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煬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
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
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煬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
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閒大有人圖儂然儂
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
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

問故煬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煬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内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毁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陽宫將徙都之

唐文宗飲醇酒求醉

開成元年文宗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

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文宗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文宗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寛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文宗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侯昌業因諫賜死

廣明元年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僖宗大怒召昌業至内侍省賜死

僖宗濫殺黄巢姬妾

中和四年時溥遣使獻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太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勲貴之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

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康延孝知梁主暗懦而敗

後唐同光元年莊宗引兵屯朝城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莊宗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

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莊宗大悅

蜀主不辨臣下之忠佞

蜀主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宫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詼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揩庾傳素等各保寵禄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賛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蜀主以

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秉閒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荒淫門

漢趙飛燕乃禍水滅火

鴻嘉三年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成帝成帝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

近似之乎成帝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倢伃其後成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成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班伯諫成帝宴飲禁中

永始二年成帝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

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巳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禄大夫班伯久疾新起成帝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虖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成帝曰茍不如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成帝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吳王游華里

晉泰始八年吳主之游華里也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因會以毒酒飲彧等中書令賀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分錯真偽相貿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

之臣曰閑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宫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非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抗也願陛下豊基彊本割情

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

武帝選女備六宮

九年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武帝使楊后擇之后惟取潔白長大而捨其美者武帝愛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不可屈以卑位武帝怒乃自擇之中選者以絳紗繫臂公卿之女為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

武帝遊宴掖庭

太康二年詔選孫皓宫人五千人入宫武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乗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宫人競以竹葉插戸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内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踈退山濤數有規諷武帝雖知而不能改

東晉武帝以酣歌為事

太元十四年初武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姏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

武帝流連內殿

二十一年武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

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武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武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徧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

宋廢帝為山陰公主置左右三十人

泰始元年山陰公主廢帝姊也適駙馬都尉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

宫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廢帝乃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廢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

王后以扇障面

六年明帝宫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明帝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裸婦人以為笑外舍之樂

雅異於此明帝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齊鬱林王狂縱日甚

建武元年鬱林王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

碎之用為笑樂蒸於世祖幸姬霍氏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鬱林王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蕭諶蕭坦之為世宗所知鬱林王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坦之得出入後宮鬱林王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鬱林王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何后亦淫泆私於鬱林王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鬱

林王不得已許之蕭諶蕭坦之見鬱林王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隂為鸞耳目鬱林王不之覺也

北齊主逼通李后

陳天嘉三年齊主還鄴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若不從我我殺爾兒后懼從之既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横刀詬曰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

以刀環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之后號天不已帝命盛以絹囊流血淋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寺為尼

陳君臣酣歌自夕達旦

至德二年長城公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内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

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竒花異卉長城公自居臨
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
交相往來又以宫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
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
等文士十餘人侍長城公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
之狎客長城公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
賦詩互相贈荅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宫中千餘
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隋煬帝巡遊有四道場

大業六年煬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煬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勑燕王倓與蕭鉅宇文晶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煬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

飲更相勸侑酒酣殽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揚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出入宫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煬帝亦不之罪也

唐中宗命宫女與公卿交易

景隆三年命宫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中宗與后臨觀為樂

韋后淫亂干預國政

景雲元年中宗御梨園毬場命文武三品以上抛毬及

公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随緪踣地久之不能興中宗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中宗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許州司兵參軍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强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中宗黙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楚客大呼稱快中宗雖不窮問意

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楊貴妃洗祿兒

天寶十載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明皇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明皇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後復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明皇亦

不疑也

穆宗過公除即事聲色

元和十五年穆宗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遏密弛禁蓋為齊人合讌内庭事將未可穆宗不聽

後梁太祖亂張宗奭婦女

乾化元年太祖避暑於張宗奭第亂其婦女殆徧宗奭子繼祚不勝憤恥欲弒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

蜀主以韓昭等為狎客

後唐同光元年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宫女雜

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狥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寵禄無敢規正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秉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南漢知莊宗驕淫不足畏

三年漢主聞莊宗滅梁而懼遣宫苑使何詞入貢且覘

中國彊弱詞至魏及還言莊宗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蒲禹卿諫蜀主遊秦州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强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蔡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

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為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彊盛雄視鄰邦邊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

美蜀主私焉故鋭意欲行

閩主荒淫無度

後晋天福七年閩鹽鐵使李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以仁遇李光準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宅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

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有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南漢晉王以聲伎說主意

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弘熈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

漢主好手搏弘㷐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與諸王宴于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㷐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

齊王居喪奏女樂

開運元年齊王居喪朞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令左右奏三弦琵琶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表請聽樂詔不許

齊王調鷹不見桑維翰

三年李穀自書密奏且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彦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宫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懍懍莫知為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齊王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

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後漢王好為醜語

乾祐二年三叛既平隱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以諂媚得幸隱帝好與之為廋辭醜語太后屢戒之隱帝不以為意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

微行門

漢成帝自稱富平侯家人

鴻嘉元年成帝始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甘泉長楊五柞鬭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生放放爲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楊秉諫桓帝私出盤遊

元嘉元年桓帝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

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譏況於以先王瀍服而私出盤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工貿先帝下悔靡及桓帝不納

晉元帝為津吏所拘

永興元年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覲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參

軍王導導善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惠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潁先敕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宋蒼梧王數出微行

昇平元年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即帝

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不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鄽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甞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

辱悦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麗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絶鍼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

唐崔皎諫中宗微服外遊

神龍元年中宗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

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宫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柰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中宗滅之三思之黨切齒

私謁門

韓昭侯不聽申子之謁

周顯王十八年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黄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為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强申子嘗請仕

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脩功勞親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唐宋璟拒武三思干朝政

神龍元年中宗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産祿之事乎

通鑑總類卷三